

人生况味

乡间寻友

■ 周华诚

去乡下访友，车子沿河一路往山里去。陌生的路，陌生的山，一路又想着见面前的场景，就忽然有了一点儿从前人访友的意思。

从前人访友怎么样呢？说不好。但现在人访友，一般是在城市里吧，某酒家某包厢，约一壶茶吃一顿饭，称兄道弟，双方都比较自在。到人家里去，总是难得，若非特别亲近的关系，轻易不会上门。若在乡下呢，好像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约。没有咖啡馆，没有餐厅；约在某个桥头，某个亭子，又不是个事儿。只好直愣愣登门拜访。想起从前我们在乡下生活，没有电话，没有手机。想起某人，就骑上自行车，骑十几里路就去了。有时候对方在家，有时候对方不在家；偶尔也会被陌生的狗一阵吠，一阵追，落荒而逃。家里偶尔也会来客，譬如近午时分，外公或舅舅远远地来到。若恰是做饭的时刻，母亲便赶紧在饭锅里加两碗米饭，又摘几个辣椒，磕两个鸡蛋，炒一碗辣椒炒蛋出来，或是咸菜炒辣椒。外公或舅舅们不管有菜还是没菜，便是一块霉豆腐也不打紧，都觉得心满意足。

这样的情谊，在城市里不多见。楼上楼下，邻居们只在电梯里点头致意。若是偶尔有事要说，就约在公共的空间，譬如小区的会所，或是咖啡馆和便利店。这被视作是一种礼貌。倘若不由分说，去敲人家的门，并且还要登堂入室，就显得冒昧，打扰到人家。微信的年代，跟不太熟的人打个电话，都应该事先发条微信，询问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，这才打过去。

而我要去访的友，是住在乡下的某个村庄里；也并没有加上过微信，自然也没有预约时间；再加上与对方还是初次见面，总觉得有些打扰。从前是有雪夜访友的典故，也不用预约，想到了就划船出发，到了门前觉得心意已致，遂拨棹而归。这也得是好朋友才行。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没有见着人，又没有通讯工具，才能留下这样的千古名句。而有了即时通讯工具的时代，已把这样古典的情谊都毁了。松下打手机，师言马上回。左等右等不见人，那是隐者故意不想见客呢。

七转八转，终于在一片稻田中间，见到了一座古旧的房子。这是乡野之间宁静的一幕。房子是黄泥木头结构的房子，一看至少是有数十年的历史。稻田里秧苗正在返青，水中映着天上的闲云。友人从屋子里迎出来。他和家人一起，住在这个村庄里。门前的水稻，是他前几天刚插下的。因为喜欢乡野和自然，六一边种田，一边在乡下过着简单的生活。除了门前不到一亩的水稻田，他还和妻子阿雅一起，在山上开垦了一块旱地，种着豆子和辣椒、番茄等蔬菜，还有四十多棵猕猴桃。

在一个地方生活，时间是最重要的。六说，所有的事情，都需要时间。他刚从大理搬到这里来一年多。他种地，只用老种子，也不打农药。这让村里人看不懂。六又说，人在一个地方住着，就跟种子适应一片土地一样，需要慢慢来。

“在城市里的话，看事情很多。但是在农村里，怎么说呢，一年时间刚刚好习惯。第二年，慢慢地投入生产。第三年，生活才会慢慢丰富起来。”六说，在乡下，人对于“时间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对于“时间”的利用方式也不一样。在这里，“生活就是我的工作”，六是个音乐家，但他喜欢住在乡下。于是有人问他，“你干嘛住在村子里？”他说是为了生活。“啊，生活！奇怪了。”人家说。

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种地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六说，“我在这里种地，也唱歌。人家来听我唱歌，也会买我种的瓜果。这两件事不能分开。”

在这之前，六住在大理的苍山脚下，和阿雅生了三个孩子：和空、结麻和天梦。他用自然农耕方法种田，也邀请朋友们和他一起玩音乐。六给我们演奏了一段乐曲，用的乐器是一根长长的木头，足足有两米多长，他把嘴贴在木头上吹奏起来，木头的内部发出雄浑的声音。这是一根迪吉里杜管，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，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。而这根迪吉里杜管是他用大理的梨木自己做的。在表演了一段迪吉里杜管之后，他又给我们吹了一段口弦。

我们在六的家里喝茶和咖啡，这个房子是他租来的，一年租金是三千元钱，看起来很简陋，泥巴糊的墙是他自己完成的（最清寒的农家也很少见这样质朴的居住条件了），木头窗户上贴着喜字，墙上相框里装着三个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（两个正上小学，一个在上幼儿园，泥土做的面包炉上写着他们的名字），冰箱门上的卡片上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鸟在光里飞，水稻在雨中生长。”

这是一个寻常又不普通的上午：在水稻田环绕的一座老房子里，我拜访了一位朋友。几年前我读了他的书，写过文字，现在我们终于见面前了。我们坐在那里慢慢地聊天，分享茶和音乐。临走时我们在门前的小路上拍了一张合影，背景就是六和阿雅的房子。后来六向阿雅说了一句什么，阿雅进屋，她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瓶味噌辣酱，这是他们自己做的。现在他们把它送给了我，我带回来之后吃了很久，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想起，这是六自己做的辣酱。

很久之后，这样的一次乡间访友还让我时常想起，似乎这访友的过程，有着些许“从前人”的意思。“从前人”是什么意思呢，大概是一种相处方式吧，人与人，人与自然，都跟现在有些不一样；以及六说的一句话，“生活就是我的工作”，让人想起，生活原本可能是很简单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把它过得复杂了。



《寻友图》(国画)王綦(明)作 资料图

风物写意

榴花开欲然

■ 岑晴

欧阳修著有一首《渔家傲》词，描写人们洗香草水、饮雄黄酒、食五丝粽以祛邪祈福的端午习俗及闲适意境，开头第一句就是：“五月榴花妖艳烘”。寥寥几字，看似寻常，却令人蓦然感到榴花扑面而来的炽烈气息和火一般的夏日。

中国花历以当令花卉定岁时，农历五月别称“榴月”，可见石榴花在仲夏时节怒放的盛况空前。

晋·张华《博物志》记载，汉张骞出使西域时，从安石国带回榴种，种在长安上林苑和骊山脚下，又名安石榴，自此在华夏各地繁衍不息。

石榴花有丹红、桃红、橙黄、淡白等品种，尤以丹红居多；果实饱满，果籽粒粒晶莹如玛瑙，酸甜多汁。因花色富贵和果实多子多福的象征，一向被老祖宗们视为吉祥物，备受推崇。自古以来，各类瓷器、扇面、画卷上常常绘有石榴的精美图案，宋代《榴枝黄鸟图》、清康熙五月石榴花瓷杯等珍品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历代文人雅客为之风华所倾倒，写下众多惊艳清绝的诗篇。“垂杨影里残红。甚匆匆。只有榴花、全不怨东风。暮雨湿。绿玲珑。比似茜裙初染、一般同。”宋代刘铉的这首《石榴》，更是道出了榴花不争春，在百花褪尽之后翩然而至，风雨不掩芳菲的姿态。

花与美人，总是相映成趣。

人们从石榴花中提取红色颜料，染制布匹，裁剪成闺中女儿青睐的红裙，“石榴裙”的称谓由此而来。女儿们除了用石榴果实来代替胭脂上妆，还常常俏皮地在发髻上簪榴花，杜牧就有“一朵佳人玉钗上，只疑烧却翠云鬟”的诗句。

我想，若为古代女子，夏天最美妙的莫过于：摇桃花小扇，着石榴红裙，倚在石榴树下，浅笑如花吧？

安石榴适宜在我国中部温带季风性气候区域栽种。海南属于热带气候，本地

广泛种植的是番石榴，极少见安石榴花树的曼妙身影。

前几年初夏时，花市上有售盆栽的小安石榴花。为了能真实一睹诗人和画家们作品里那些迷人的摇曳生香，我便带回一株养在阳台上。

孔雀蓝的陶盆里，伸展着一丛柔柔弱弱的枝丫，叶子细而狭长，整株高不到一米，一副娇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盛开的安石榴花显得分外妖娆，姿态却是低的，像小红灯笼般低低地往下垂。于我而言，守候花开果成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——平淡疲惫的生活之陌野，需要几分浪漫的遇见。

先是浅绿的枝蔓顶端，参差挂着几个红葫芦似的椭圆花苞，像拇指姑娘一样可爱。然后不经意间，鼓鼓的尾巴就炸开了，一截轻薄如蝉翼、柔软如丝绸的红裙显露出来，小小的一团，很精致，自由地轻卷或微翘着。裙摆之上，花苞依然曲线玲珑，仿佛淑女窈窕婀娜的身姿。这个阶段风情初现，恰恰是白居易所描绘的“翦碎红绡却作团”“风袅舞腰香不尽”。

渐渐地，东风催，长长的花苞向上缩短成一把撑开小伞状的花蒂，裙摆层层叠叠地舒展开来，繁复华美，像出嫁新娘穿着的公主裙，红似焰，灿若霞，妩媚活泼又有些桀骜不驯，微微凌乱中极尽张扬，迸发出热忱的生命能量。一树灼灼其华。此时就是苏轼笔下的“榴花开欲然”。

苏轼还说“石榴有正色”。这是一种不失端庄优雅的朱红色系，细腻而浓郁，纯粹而绚丽，如醇酒般使人陶醉，似朝阳般予人愉悦向上的希望。

仔细观看感触，我发觉一个“艳”字不足以形容它。它的“艳”并不俗气，也不夸张，艳中蕴含着“贵与雅”“刚兼柔”，有着脱俗出尘的风骨，既惹人怜爱，又倔强自立。在盛夏的酷暑里，不将就，不畏惧，选择点燃激情，勇敢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看它，唇角总不自觉地上扬。这小小的身

影，不正是人间烟火的跌宕里用尽洪荒之力的绽放么？

在花开烂漫之后，花会慢慢往下收拢，变成圆圆的红绣球，笼罩住花蒂开始孕育果实。可能是因为盆栽的原因，多个花球之中，只有二三个幸运儿修成正果，其他的都在半球半裙的中途枯然而落了。

当红石榴果儿压枝低，已然是雁南归的初秋时节。那小果儿就如孩童玩的弹珠一般大，红晕淡染中透着一点青绿，胖嘟嘟的，还带着鱼尾似的花萼。这个时候，像是带着婴儿肥的小美人微醺的容颜。

物以稀为贵。

我整日里小心翼翼地，像看守珍宝的侍从，左瞅瞅右瞧瞧，都不舍得触碰一下，生怕这果儿受了惊就从枝头掉下来。一旦遇上雨急风骤，赶紧麻溜儿抱回屋里侍候，只恨不能抱着入眠。

民间流传着苏东坡关于石榴果儿的一个故事：

一年中秋夜，苏东坡和苏小妹（民间传说中苏东坡的妹妹，但史料里没有关于苏东坡妹妹的记载）在花园饮酒赏月。下酒菜中有一碟切开的咸鸭蛋，苏小妹便指着咸蛋出一上联，要哥哥对下联：剖开舟两叶，内含黄金白玉。

物本普通，用词形容却优美华丽。苏东坡一时难住了，左思右想找不到恰当物品可对。此时正巧侍女端来一盘石榴，苏东坡剖开一个，灵感一动，下联应手而得：打破罐一只，中藏玛瑙珍珠。

我和我的果儿相看两不厌，是决不去“打破罐一只”的，待到果熟蒂落时，我还巴巴儿地去捡起来，放在桌台上或是书架上，继续看着守着。一直到起皱枯黄，才恋恋地舍弃。

春华秋实，就这样在彼此的守望和陪伴里如诗一般韵味悠长。我常常想着，那勇毅热情的石榴红——中国红，不正是我们所要拥有的生命底色么？

H 诗路花语

试题东坡笠屐图

■ 周济夫

画作新图野服还，访黎遗事久喧传。
东坡真趣何从识，正在寥寥笔墨间。

笠屐诸图此最亲，泥泞归路摄衣裳。
何须忽显轩昂态，岂立朝堂说论尊。

中原音信隔鲸波，倦耳书生过往多。
相与意诚通鵠舌，遨游但喜月婆娑。

得失凭谁问退之，此心安处即宜兹。
一身蓑笠郎当甚，惹得乡人带笑窥。

海口打卡骑楼老街

■ 赵小天

波涛涌处话沧桑，穿越百年风雨忙。
水巷口边烟火密，骑楼摇曳老时光。

凤凰花开

■ 朱美花

独自走在这条寂静的小路上
片片嫣红如无数的语文、数学、物理纷飞落去
抛开昨日

那些汗滴早已盐化结晶
翻篇的画面，似无情却又深情地将我拥抱

母亲的白发，父亲的胡须，在数字幻化为缤纷
烟花时红了眼

风吹过满树红掌，飘零燃烧着我年轻的肉身

那些传说中的花开花落几度让我梦回大唐
也许，我错过了一些花香的季节

可你，仍然如此温柔眷恋如初

我抚摸着12年的曾经
弯腰将你的一片红唇夹入笔记

备注上注明：
涅槃重生之日
便是我金榜题名之时

温暖

■ 尹文阁

夕阳，给沙河铺上锦缎
晚霞每天重复它的落幕，平常如碗碟
炊烟盛开缕缕间
它们的关系悬而未决

掠过一竿子灰喜鹊
坐在枝头上演奏

——尘世未遮蔽的喜悦或重逢

它们的练习曲具有黄金和雨珠的特质
在树梢上，漾起一阵阵明亮的波纹

树叶如絮语
啄木鸟铮铮敲打

树影里的寂寞，或时光
沙河，无所忌惮

执着地冲刷着河堤和往事
左岸一块墓碑，兀立

蒿草惊慌地把它接进自己的怀里
而柏树站在那里，一声不吭

像一个裹着泪珠的词
倏尔，几朵乌云飘来抓住

可捕破的立意
——几颗星子成了漏网之鱼

被降下来的暮色
摁在水里，波澜不惊

在心里种花

■ 曾洁

喜爱夏的葱翠
院子里升腾的新绿，在眼睛里拔节长高
还给每一株嫩芽

起了和夏相同的名字，心醉于夏天
绽放盈盈笑意的花儿

在心里种花，人生才不会荒芜
像眼里燃烧的火焰呀，刹那就融化了料峭春寒，照亮了心间

枝头的鸟儿，欢快放歌
无法言说的就留给岁月去轻描淡写

心是晴朗的，人生就没有雨天
这一刻，把自己放在这一片乡愁里
与风雨一起，踏进可爱的家乡

娜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

凉粉和夏云

■ 耿艳菊

着几条白亮晶莹的凉粉了，如是几回，一会儿，堆了大半碗。老人倒入醋，调好的蒜汁、芝麻油、荆菜叶，拌一下就好了。尤其荆菜叶的搭配，晶莹的白，荆菜的绿，简直是艺术品的一盆，带在车上，现吃现摘，新鲜得很。

老人做好凉粉，就在他的小马扎上，拖着腿，盯着西边的天空。老人的凉粉摊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，吃凉粉的人都是端着碗站在凉粉车边吃。我好奇于老人的凝神专注，在他旁边蹲下，顺着他的目光往西边看，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。这一惊，可不小，我忙着指给先生看，忘记了手中端的凉粉，豁然一下，摔在了地上。

碗结实，没摔碎，凉粉不结实，却还是晶莹剔透。老人已帮我捡起了碗，明明是我的错，他却向我道歉，“没事儿没事儿，是云让你滑了手，我再赔你一碗。”说着，他拿起一个干净的白底蓝花碗。老人的语气不但没有一丝懊恼，还隐隐透着得意和快乐。

老人凝神托腮盯的是云，夏日傍晚的云。明快的阳光一点点淡下去，到了傍晚，像一个毛躁而处处露着锋芒的人，慢慢在世事里修炼成一种柔和平静的状态，这便是晚霞了。晚霞美，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以云为背景，由云的波诡奇崛衬托出来的。古人说，夏云多奇峰。云越变幻多姿，越显得晚霞的柔和平静。

老人的生意稀稀疏疏，这边客流量少，问他何不去对面车站那边，他悠然地说，那边嘛，闹得很，我还得看云呢。那不屑的语气，仿佛看云才是正事。

我端着新的一碗凉粉蹲在老人旁边，一边吃，一边看云，赞叹着云上的奇异世界。老人因此对我有了好感，非让出小马扎让我坐，让来让去，都不肯坐，干脆都蹲着看云。

老人寡言木讷，但说起云的事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有一回，他老伴也在，是简洁利落讲究的老妇人，鬓边还戴着一朵洁白芳香的新鲜栀子花，很是灵动清雅。那一天，老人上车带着好几个小马扎，仰头看云的人，他都会热切地递上一个，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。老人的老伴崇拜地看着老人滔滔不绝地讲云的前世今生，老人比往常更是意气风发。

我们都听得入迷，忘记了时间，等到车站的时候，发车时间过了五分钟，车却还没有走。班车的大姐一把把我拉上车，抱怨说，就等你了。一车的人都不耐烦地望着我，我不住地低头鞠躬道歉。好几个人说，去哪了，也不看看时间。我只好解释，就在对面看云，看得入迷了。车中有些人笑起来，有不屑，也有理解，年轻人嘛。不过，大家纷纷往车窗外的天空看，惊奇的，赞叹的，仿佛才知道纷乱的生活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云天浩渺的世界。